



贺兰山下行

范静芸

今年十一黄金周避开东去南下的拥堵,北上宁夏,亲近久违的贺兰山,怀古西夏王陵,品味河套平原!十月一日一大早,离开兰州,驱车京藏高速向宁夏境内进发。这条路在黄河几字湾西侧,和北上的黄河相向而行。一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令人心旷神怡。

仔细看图,宁夏基本被甘肃环绕着。甘肃和宁夏的边界线全长1563公里,在历史上也有着很深厚的联系。早在秦汉时期,宁夏地区就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而甘肃地区也在西汉时期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魏晋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国。后北魏拓跋氏灭大夏,在此设夏州,该地的命名就成了“夏”。五代十国时期,鲜卑和羌族融合成党项人,在此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西夏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大部分甘肃地域,由甘州和肃州各取一字的甘肃出现了。这个时候,宁夏只有“一捺”,就是一个“夏”字。蒙元灭夏之后

出现了“宁夏路”。大地有名,多出自愿景,意思是期望这个地方安宁。古代中国,宁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于拱卫关中地区的咽喉之一。明朝设立宁夏府。清乾隆时期,甘肃省的行政区划包括了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斗转星移,世异时移,从1928年到1958年的三十年间,宁夏和甘肃先后两度分合。1928年,民国政府决定将甘肃省一分为三,分割为宁夏、甘肃、青海。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并入甘肃。1958年,宁夏又重新从甘肃划了出去,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古往今来,宁夏、甘肃地缘相邻,人文相亲,历史沿革,分分合合,地理位置相依互拥,历史文化,共同创造,风土人情,相互融合。有趣的是,三国时期的孙吴名将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其姓名含甘肃宁夏。汉语成语“甘宁锦缆”就包含了甘肃宁夏两省区。仅从人名和汉语成语看就很是耐人寻味。宁夏与甘肃,这两片古老的土地,在岁月的长河中紧紧

相拥,它们的山川相连,河流相通,共同见证了千年的风雨沧桑,这份深情厚谊,如同黄河之水源远流长。

夜幕降临的银川市,晚霞映红天际,如诗如画。驱车银川市贺兰山下的文萃北街,弃车禅行,驻足凝视,贺兰山犹如苍茫夜色中奔驰着千万匹骏马,耳畔不由响起清人胡秉正的诗句《咏贺兰山》:“西北天谁补?此山作柱擎。蟠根横远塞,设险压长城。俯瞰黄河小,高悬白雪清。曾从绝顶望,灏气接蓬瀛。”贺兰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绵延200多公里,东西宽20至40公里,主峰敖包疙瘩,海拔3556米。贺兰山是我国干旱大陆性气候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我国河流外流区和内流区的分水岭。是我国半农半牧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也是我国的2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贺兰山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情怀相辅相成。一句:“驾车,踏破贺兰山缺。”就是多重文明碰撞交融的写照。千百年

来,巍巍贺兰山默默地阻挡着东进的风沙,和甘肃境内的祁连山一样俯视着丝绸之路上的古今变迁,吟诵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畅想曲。“季分难度贺兰山”“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宁甘两省区人文交融的绝美写照。

祁连山的延伸部分积石山是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之山,和贺兰山遥遥相望。2023年12月9日,积石山下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所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发生了6.2级地震。地震牵动着贺兰山下人们的心,宁夏近700万元的爱心物资及时抵达灾区,宁夏逆行救援总队、宁夏蓝天救援队第一时间从贺兰山下奔赴积石山麓展开救援。

天公作美,一连数日,银川市朗朗晴空。从贺兰山森林公园到西夏陵,沿途车很多,进入陵区的人络绎不绝。西夏王陵位于贺兰山东麓,占地约50平方公里,包括李继迁的裕陵等九陵和赵遵项、赵德旺(西夏李氏后由宋封为赵姓)共11座王陵,271座陪葬墓。年代约自十一世纪中至十三世纪初。2017年挂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中国是礼仪之邦,据叶晓军《中国墓葬发展史》,早有人开始掩埋同伴的尸体。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墓葬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陵墓。从黄帝陵、炎帝陵、始皇陵到中山陵,是中国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内涵。据宁夏文旅厅统计,十一黄金周仅前往西夏陵的游客就有14.31万人次。夏国先与北宋,辽(契丹)对峙,后与南宋、金鼎立,再周旋于宋、金、蒙古国之间。沉思唏嘘,尽管二十四史中无西夏,但西夏精神酷似生长在宁夏甘肃大地上的胡杨林,根系非常强大,死后千年不腐。

“俯凭驼铃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贺兰山下的银川市是河套平原之一部,古称兴庆府,别称凤凰城,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古有七十二连湖之说,今有塞上湖城之美誉,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节日期间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长亭外 古道边

王珉

冬天的脚步临近,才能真正触摸到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道分界,便在年前感觉日历变少,直到没剩几页。过了冬天,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每个人又都成为时光富翁。

但万物可不一样,当冬风吹落梧桐树上的翩跹黄叶时,世人就迎来了漫长的冬日。午后,我坐定蜿蜒行驶于高速公路,除却司机,只剩自己,安静守望着车窗外的风景。透过车窗向高速两旁张望,高低错落的盆架子,挺拔的甘蔗,平平的,辨认不出的青苗,大片大片地闪过。墨绿与翠绿叠织,与土地缠绵着,粘延着,舒舒坦坦地让人的眼睛快乐起来。匆匆闪过的绿地之间,总会不时冒出一条发白的小路,蜿蜒着向远处延伸,直伸到村庄,或拐向另一方绿地,然而进入绿野,却转瞬即逝。

我按下车窗,冬风顿时狂啸而至。在世人印象中,冬风如童话故事中的巫婆,乘着扫帚旋风般可怖。它不如春风温软滋润,不如夏风热烈恣肆,也不如秋风凄婉清凉,呼呼怒吼的冬风,犹如千军万马呼啸耳畔,其锐利的“刀锋”可以割破衣履甚至是肌肤!但它又裹挟着树叶的气息,青草的味道,盆架子的味道,赶着沟边野草与泥土混合的味道,一堆堆杂草的味道。那味道啊,瞬间让我忘却时光,忘却烦恼,忘却那些看似山重却不如一株风中摇曳的麦穗般天一样的大事。好想停驻不前,扑向麦田,扑向草地,采一把绿草搓搓,掐断茎子凑在鼻尖尽情呼吸,直把那些冬日的清爽吸入肺腑……

四季中,有人喜欢春天的鸟语花香,有人喜欢夏天的雨过天晴,也有人喜欢秋日的悲恸凄凉,而我却独爱冬风,独爱它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气势,就像贝多芬气势恢宏的交响曲,又像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的尼亚加拉瀑布,以一种穿透万物表象的冰凉侵入人体,扼住世人命运的咽喉。

冬晨的鸟儿起得早,一声声大自然的啼鸣,唤醒人的天性,激拍人的肩膀,想一猫腰钻进林子,骨碌碌打个滚,然后趴在地上,长时间闻小草,闻泥土,闻水沟,闻土地上能带来一切气息的味道。阳光下青青的颜色,刹那间幻化成老家村庄、炊烟米香,吹叫柴门……许多童年的回忆,慢慢地渐次复苏,竟来自于这片简单的泥土,这片单纯的草地,来自于芳草碧连天的麦田。

我醉心于冬日的景色,却忆起李叔同写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就像清冷的冬日万物凋零,大街上路遇的行人也大多是面容冷峻、行色匆匆。正如《送别》这首歌的典故,弘一法师告别昔日好友同样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当时旧上海一片凄凉。李叔同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小时,含泪写下这首传世佳作。这首歌,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天真孺然,回忆好像映入我的眼帘,更让这冬日平添一份寒意。只是,冬日深处总还有春天的希望,宛如来年阳光消融的白雪,超脱了冰冻的世界,春天不远了。

走出沉默的误区

刘丹

点一支烟,守在落日的黄昏,静看烟火明暗烟丝缭绕,思想渐渐被沉默的气息掏成空灵的白纸,蜷缩的伤感却在沉默中一一释然。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沉默是一种温柔,一种绵绵的爱意,一种独处的美丽含蓄;有时候沉默是一种力度,一种铮铮的坚韧,一种成竹在胸的自信威仪。若不是羞怯或木讷,它便是参透人生之后的一种智慧,是经历风霜之后的一种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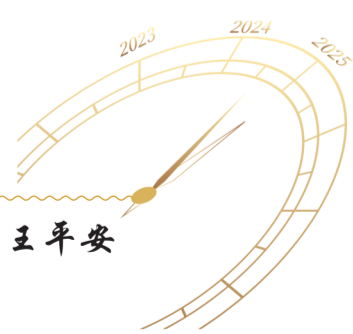
固然,沉默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谦卑,是一种深藏不露的风度,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智,但它终究是不完美的。有人说,一个习惯沉默的人是一尊雕像,一个习惯沉默的家庭是一间旅舍。而我们往往在沉默魅力的光环下忽略了它阴暗的一面,一把提琴,操在乐师指间,光便融化了;一支画笔,握在画师手中,冬天便盛开了。如若我们选择沉默,便是放弃了过多的精彩,从而选择了平凡;而平凡的日子太多,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平庸。那时黯淡的岁月没有错,错误的就只是我们安于了沉默。这就如同关闭了自己的心门,封闭自己拒绝他人,实际上也挡住了阳光和快乐,而生命的田园也在这不紧不慢的蹉跎中荒凉摒弃了。

一棵未结出果实的核桃树,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人生在世,我们需要证明自己,用自信坦荡展现自己,从而实现真正的价值。沉默是金,但别误入沉默的禁区。当然,走出沉默也需要技巧,需要艺术,需要勇气,需要胆识,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修养,你的人格,你的学识。

走出沉默的误区,我们应该张扬凝思的活力,让每一次沉默化成一次深情酝酿。拒绝不必要的沉默,我们丢掉的只是沉甸甸的包袱,得到的将是一日千里的进步。

元旦

王平安



撕下日历的最后一页,旧时光在指缝间溜走,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人们的脸上写满希望,钟声敲响在零点时分,让过去的遗憾都作序章,脚步匆匆奔赴新征程,元旦的风拂去疲惫沧桑,岁月的碎屑纷纷扬扬,像风,吹过记忆的街巷。那是生活的温度在涨,眼睛里藏着星辰闪亮,新岁在期待中阔步登场,未来的故事开篇辉煌,心回暖阳不惧路漫长,我们拥抱明天的光芒万丈。

《冬日初雪》李海波摄



一日,准备洗菜做饭,发现在阳台储存的大蒜,不少竟萌出了嫩芽。寒冬腊月,窗外一片萧瑟,如若在家中养上一盆青蒜,便可“清供”以消冬寒,蒜苗还可食用。于是,我便起了养蒜苗的心思。

冬日养蒜苗也是一种雅趣。“深栽葱子浅种蒜”,我取来往年养水仙的白瓷浅盆,把大蒜剥皮后密密地摆在盆中,浅浅地撒上一层细沙,添入清水,再用几颗鹅卵石点缀。一切就绪后放在阳台上,蒜子儿就安了家,一场青绿之约指日可待。

《荀子·王制》中有一句箴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在冬日养蒜苗,便是这份“藏”的体现,它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希望的诞生。自从种下蒜子儿之后,阳台便成了我来来往来的“打卡”之地,每次路过都要看上几眼,给它们喷喷清水,只盼着能早日萌发生成,每天的生活在无形中多了一点期待。

在冬日阳光的滋润下,蒜子儿几天之间就拱出了嫩芽,蒜苗从嫩黄到浅绿一点点长高,一天天变化着模样。清晨浇过水后,狭窄的叶子上沾上几颗水珠,太阳出来后便悄然消失了。窗外春意未起,一方阳台上,簇拥着的蒜苗却长得正盛。晴窗坐对,眼目增明,几寸高的修长叶片如淡绿色的丝绦,一盆青蒜俨然有了灵气。我用手轻轻抚过,尖尖的嫩芽划过手心,酥酥痒痒,尽是生命的萌动。经过几番寒流侵袭,这盆青蒜愈发青翠,成为家中最美的风景。每当阳光洒落,那一片绿色总能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和力量。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冬日清供是一大特色。所谓清供,便是以新鲜果蔬、花卉、草药等植物,搭配各种器皿摆放在家中,以寓意吉祥、祈求

丰收。古人崇尚简约,清供之物多为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寻求与自然的亲近,感受生命的美好。然而,清供并不是文人雅士独享的情趣,汪曾祺先生的《岁朝清供》里说:“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正如先生所言,拮据的人家买不起水仙,也可在案

青绿伴冬寒

程瑞



头窗前养一碟亭亭玉立的青蒜,给平淡的时光增色。

古人崇尚自然,注重四时养生。他们懂得大蒜的药用价值,更善于将其融入日常生活。寒冬时节,一碗热气腾腾的蒜苗炖肉,既可暖胃健脾,又可滋补身体。《本草纲目》记载,青蒜可祛寒、散肿痛、杀毒气、健脾胃。对普通百姓而言,青蒜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入菜,且青蒜长得极快,吃了一茬儿没几天就能再冒一茬儿,除了定期加水,无须精心侍弄。

几案、窗台上楚楚动人的青蒜,一旦沾上烟火气,就化身成记忆中的美味。以前北方冬春菜少,餐桌上白菜、萝卜皆是“常客”,唯有一抹青色难寻。母亲每年初春都会养上两盆青蒜,早上掐几缕蒜苗当作佐粥小菜,粥浓苗青,让人食指大动;烧汤时,在滚水中打入两个土鸡蛋,出锅前从盆中剪下几棵青蒜作为菜码,便是一道香味四溢的蒜苗鸡蛋汤。在清代美食家袁枚眼中,蒜与肉是绝配,他在《随园食单》中写道:“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其中可荤不可素者,葱、蒜、茴香、新蒜是也。”春天的青蒜可以放入肉馅包成饺子,二者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梁实秋在《雅舍杂记》中把一道腊肉炒青蒜苗描绘得绘声绘色,这也是母亲的一道拿手好菜:爆炒过的腊肉与洗净的青蒜同炒,撒上红椒、细盐就可出锅。晶莹剔透的腊肉、青翠水灵的青蒜,在红椒和白蒜的点缀下,色香味俱全,回味无穷。蒜苗浸润了油脂后,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满满的春天气息。

人间有味。一捧细沙、一泓清水,养一盆青蒜,静观它抽芽吐翠,慢慢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生活中也添了一味清欢。